



江花

综合

09

站在涅瓦河北岸

■ 文/图 鄂建国

在圣彼得堡几天,大巴载我们总是在涅瓦河转来转去。它终于在河边停下,大部分人去登游船,我们则选择沿河岸散步,我认为这更直观更随性。

此时天蓝云白,太阳不时自云中探出,宽阔的涅瓦河面不断变幻着颜色,忽深蓝,忽浅黛,神秘莫测。涅瓦河汇集了拉加多湖、奥涅加湖、伊尔门湖三个流域的集水量。它的后程30公里逶迤穿行圣彼得堡,汇入芬兰湾波罗的海。涅瓦河是圣彼得堡的“母亲河”,也有比喻它是圣彼得堡的“灵魂”,魂魄所在,精华提炼。仅三百多年,这片径流纵横的荒滩孤洲变成了一座恢宏的城市,一个“北方威尼斯”。

我们是在大涅瓦河北岸瓦西里岛下的车,这个岛是涅瓦河口三角洲的中心,沙皇彼得一世(1672-1725)原打算将瓦西里岛作为圣彼得堡的核心区,因为多次洪水泛滥漫岛而放弃,但这里仍建设成为圣彼得堡的海上贸易中心与学术中心。

站在大学沿岸街临河而望,两岸古老的建筑都不太高,都像是被剃了个“平头”,这“剃头匠”正是沙皇彼得一世。1703年5月27日,彼得一世在兔子岛举行隆重的圣彼得堡奠基仪式,之后扩建成城。1712年,彼得一世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圣彼得堡。并敕令建筑不得高于彼得保罗要塞的塔楼,塔楼是要塞建城最早的军事指挥中心。300年后,涅瓦河两岸的建筑向我们呈现的是两架精美的“钢琴”:同长的琴键,不同的音符,与涅瓦河同构一曲美妙的咏叹调。

大学沿岸街古老美丽,始建于18世纪的一幢幢巴洛克风格和古典主义建筑鳞次栉比。这里是圣彼得堡的教育中心,有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。科学院旁的花园有罗蒙诺索夫(1711-1765)塑像,他是俄国“百科全书式”的科学家,是他提出了“能量守恒定律”。塑像旁边是创建于1724年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,其中“十二院”是瓦西里岛最古老的巴洛克式建筑。

沿河向西漫步,涅瓦河南岸美景尽收眼底。我的目光掠过河面,忽然停在一个金灿灿的圆顶建筑,这不是伊萨大教堂吗!圣彼得堡夏短冬长,9月份就会飘雪。涅瓦河的冬天什么样?结很厚的冰,许多人会溜到河面上玩,因为流急,河中央不冻,而河岸边的冰冻层层卷起,像凝固的浪花。直到来年4月,涅瓦河才逐渐温暖融冻。

再往前走快到一座桥了,有一处宽宽的亲水石头台阶,我走下去,掬一捧清凉的涅瓦河水抹抹脸,好爽!这里聚了许多游客,在与石阶两边的狮身人面像拍照,这两尊像是3000多年前的真品,是埃及送给俄罗斯的礼物,只是都被敲掉了胡须。埃及人认为胡须代表权力,是不是古迹可送权力不可送?那俄罗斯为何又能接礼呢?这是又一个“斯芬克斯之谜”。

狮身人面像为列宾美术学院增重不少!它的马路对面正是列宾美院。它是世界著名四大美术学院之一。200多年来,该院培养出列宾等许多世界知名艺术家。列宾(1844-1930)是19世纪后期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画家,他的风俗画《伏尔加河纤夫》给我强烈震撼:烈日当头,沙滩漫长,一群衣衫褴褛的纤夫拖着船,艰难前行。我听母亲说过,世间有三般苦:“撑船打铁磨豆腐。”如果可以再添一苦,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:俄罗斯背纤!

向东再走一小段就上了报喜桥。此桥又称圣母领报桥、布拉戈维申斯克桥,我对第三个桥名深感惊讶,此名是俄国远东地名,中国称海兰泡,我心酸,说起来都是泪哟!

我已经在桥上,涅瓦河在我的脚下滚滚西去,游船快艇不时从桥下穿过,船上人总是向我们招手,尤其是那些挥舞着纱巾的“中国大妈”们。涅瓦河的中国游客真多,无论是河畔还是水面。桥的中部有四个圆形屋,是控制大桥开合的。圣彼得堡有42个岛屿,93条河流(包括人工开掘的运河),靠着350座桥梁把岛屿连接起来,天才的俄罗斯建筑师将涅瓦河众多的大桥都设计成可以开合,白天平坦畅通,每天午夜12点至凌晨5点之间,桥的中段会

向上张开八字形,让大轮通过,此谓“开桥”。奇怪的是当天中午,我们在报喜桥附近用餐,吃得快的人去门外,说看见开桥了。我问太太看见没有?她说看见,还竖起双掌做了个八字形。白天怎么也开桥呢?我纳闷。据说苏联援建武汉长江大桥也设计成能开合,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了,我们匆匆赶进度,就没做开合桥,导致长江大轮船运输只能到武汉止。其实中国南宋时的潮州广济桥是“世界上最早的开合式桥梁”。当代中国不仅造船造舰如同“下饺子”,即如架桥筑路也称世界无双。

5月初到7月末是圣彼得堡最迷人的时段,“朝霞匆匆代替晚霞,只留给黑夜半个小时”,这就是圣彼得堡的“白夜”,我这次有幸体验到了。将近午夜,天空依旧明亮,可以凭天光阅读。刚过凌晨两点,天又放亮。圣彼得堡虽然不在北极圈内,仲夏时没有严格意义的“极昼”,但“白夜”对我也新鲜。恨导游告诫我们晚上别出去,那就想象一下白夜涅瓦河的罗曼蒂克吧!爱享受时光的圣彼得堡人三五成群,在沿河街,在河畔,在游船,在桥上,吉他阵阵,欢歌笑语。我又想起了普希金,这位“俄国文学之父”“俄国诗歌的太阳”陨落得太早。你为何不似圣彼得堡的白夜放射恒久的日芒!你生不逢时!你的创作活动令沙皇政府不安,他们用阴谋手段挑拨兵队长丹特斯褻渎你的妻子,结果1837年你和丹特斯的决斗,导致你受了致命伤,你躺在你的寓所沙发里郁郁而亡,年仅38岁。

望着桥下深沉湍急的涅瓦河水,仿佛感受到普希金不死的诗魂与他的母亲河仍在律动澎湃。我长叹一声,丢下惆怅,迈大步,向涅瓦河南岸赶去。



■ 文/祝诚

【双调】水仙子

张雨

归来重整旧生涯,潇洒柴桑处士家。草庵儿不用高和大,会清标岂在繁华?纸糊窗,柏木榻。挂一幅单条画,供一枝得意花,自烧香童子煎茶。

为准确把握此曲内蕴,不妨先追踪一下张雨的人生轨迹。

张雨(1277,一说1283—1350),名天雨,字伯雨,法名嗣真,号贞居,别号句曲外史。他虽非土著的茅山道士(籍贯浙江海宁,一说杭州。)却早在20岁便弃家人道,30岁时更来到茅山拜茅山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之弟子周大静为师,可见与茅山宗早有渊源。他一生中虽周游各地,如皇庆三年(1313)入京居二年,广为结交却不愿入仕;后又为父庐墓三年;再去杭州开元宫做道士。1321年开元宫焚毁后,他复返茅山,依归茅山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,受任茅山崇寿观住持,并协同修纂了著名的《茅山志》。再考其所写有关茅山的诗文,知他在茅山所筑“菌山巢居”,修成于元统元年(1333)“名倚天”,其时他已50—56岁,此曲即当写于此时。除此之外,他还写有《南涧居三首》等诗。可见,他的一生基本上是与茅山相伴始终的。

这首小令,就是写他重新“归来”茅山安“家”的惬意感受。

“归来重整旧生涯,潇洒柴桑处士家。”开篇作者就强调“归来”的目的,是回到早年修道的原点“重整”家园,启动“旧生涯”:要在此营造一个与“柴桑处士”陶渊明那样“潇洒”自在的“家”。大有慎终追远,始终如一意味。

这是一个怎样的“家”呢?“草庵儿不用高和大”。原来只需结草为庵,不用“高大”。因为“会清标岂在繁华?”“清标”,清美出众。借指明月。作者深恐他人不解,便先自反诘道:我既要不时与皎洁清美的明月相会,岂能住在“繁华”的所在呢?这样曲文便激起了一层波澜。

作者乘势写道:既不繁华,那“草庵”内能有何物呢?只有“纸糊窗,柏木榻。”这样透过窗棂可见云天月华,而一张“柏木”床便足供安卧了。屋内陈设也极简单:“挂一幅单条画,供一枝得意花。”“得意花”,指能反映主人志趣的解语花。在这种清静无为的环境中,我自可惬意地生活:“自烧香童子煎茶。”一种超然物外、怡然自得的“极简生活图”便简笔勾出了。因为这里的茅山宗,正是他心灵的归宿,精神的家园。

此曲淡泊如话,却氤氲着一片文化氛围。这是何故?元·徐达佐《句曲外史集序》给出了答案:“贞居以儒者抽簪入道,自钱塘来句曲,负逸才英气,以诗著名,格调清丽,句语新奇,可谓诗家之杰出者也。当是时,以诗文名世者,若赵松雪、虞道园、范德机、杨仲弘诸君子,以英伟之姿,凌跨一代。贞居以豪迈之气,超然自得。”若说此曲“豪迈”恐欠当,但说“超然自得”却允称恰当。原来张雨不仅是一位高道大德,也是“负逸才英气”的诗文书画大家。